讀書雜釋

讀書雜釋卷第十目錄

六合徐鼒學

子之迂也　顏淵死
羿善射奡盪舟　荷蕢
鄙哉硜硜乎　遠人謂顓臾
涅而不緇　鄉原
楚狂接輿　朱張夷逸
以杖荷蓧　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
播鼗武　季隨季騧
區以別矣　君子之道焉可誣也
為高昭子家臣

讀書雜釋卷弟十

六合徐鼒學

孝經

上下有別

說文八部㕣分也从重八八別也亦聲孝經說曰故上下有別今文無此句按許氏自序曰孝經古文漢志書序謂古文孝經出孔壁而許冲上其父說文書云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建武時議郎衞宏所授皆口傳官無其說冲爲愼之子愼所本之書冲必知之知漢志書序誤也緣口傳之義故曰說蓋此古文孝經之語也

論語

抑與之與

按論語抑與之與漢石經作意與之與意抑聲轉字異義並同也

曾是以爲孝乎

論語曾是以爲孝乎曾謂泰山陸德明釋文並音增集註不別爲音蓋從陸也今世讀爲層誤矣廣韻十七登云曾則也作滕切音增曾經也也昨棱切音層曾是卽則是曾謂卽則謂而讀如曾經之曾非俗人之臆斷乎

文獻不足故也

友人上元楊疋侖大堉嘗與乖言大誥民獻有十夫書大傳作民儀有十夫獻乃儀之叚借字也論語文獻不足故也當

是文儀不足故也蕭按獻字古有莎音儀字古有俄音音近叚借誠然然論語集解引鄭注云獻猶賢也臯侃義疏亦云獻賢也書益稷萬邦黎獻傳云賢也又逸周書作雒解俘殷獻民于九畢注云獻民士大夫也則讀如字甚確不得改字也

禘自既灌而往者

論語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朱子以魯禘非禮孔子本不欲觀自灌以後寖以懈怠爲義按唐李鼎祚周易集解觀盥而不薦引馬融注云盥者進爵灌地以降神也此是祭祀盛時及神降薦牲其禮簡略不足觀也國之大事惟祀與戎王道可觀在於祭祀祀之盛莫過初盥降神故孔子曰

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此言及薦牲簡略則不足觀也又引虞翻注云盥沃盥薦羞牲也觀盥而不薦孔子曰禘自既灌吾不欲觀之矣王弼注亦略同雖不必遽勝朱注然自不可不知

始作

孔穎達詩譜疏云論語始作翕如也鄭注云始作謂金奏爾謂此說良是禮曰入門而縣興又曰賓入大門而奏肆夏左傳穆叔如晉先言金奏肆夏後言工歌文王鹿鳴此皆始作爲金奏之證自何晏集解以空言說經而古義湮晦矣

公冶長

邢昺論語疏云舊說公冶長解禽語故繫之縲絏以其不經

今不取齋謂聲音之理通乎人物胡越人聞聲而還相笑者耳之不習聞也審其輕重疾徐之所變而通者則相效不難也由此以通之鳥獸亦然周禮夷隸通鳥言貉隸通獸言左氏介葛盧聞牛鳴此皆七經所有也又鄭康成詩譜云伯翳能知禽獸之言左氏葛盧聞牛鳴賈逵注云伯益曉是術蔡邕云伯翳綜聲於語鳥葛盧辯音於鳴牛此皆箋註所有也又論衡載楊翁仲聽馬罵蹇眇事此諸子書所有也蓋古人精於格物之學其類聚羣分極之纖悉皆有不可易之理後世人才不如古儒生格物之學既不精朝廷理物之官亦廢因論之儒少見多怪至宋而益甚相率逞臆斷之說廢棄傳注爲宋初人已有此氣習矣

犂牛之子

元李冶敬齋古今黈云前漢趙過始用耕牛葉石林援冉伯牛司馬牛皆名耕按孔安國論語注司馬犂字子牛以證過以前耕非用牛則名字何取以相配乎古蓋耕而不犂後世變爲犂法耦用人犂用牛過特爲之增損其制非用牛自過始又孔子言犂牛之子騂且角孔子時固已用犂李冶謂石林以駁雜之犂同之耕犂之犂是眞誤矣齋謂石林非誤殆不以雜文之訓爲然也惠氏禮說曰犂牛耕牛子其犢也騂且角天牲也仲弓可使南面故舉天牲以況之劉台拱經傳小記亦曰民間耕牛非所以待祭祀故欲勿用然有時公牛不足則私牛之犢亦在所取周禮羊人職云若牧人無牲則受布於司馬使

其買買牲而供之遂人所謂野牲曲禮所謂索牛是也周禮用駁牲者三事祭天南郊一也宗廟二也望祀南方山川三也郊廟大祀也山川次祀也耕牛之犢而有騂角之材縱不用諸上帝山川次祀亦豈得舍之周禮沈辜用尨山林川澤正當用雜色之牲外祭用尨則并五嶽四鎮四瀆亦有時用雜色者何故尨牛之子反有勿用之疑惠氏劉氏皆以犁爲耕與葉石林相同兼按集解雖主雜文之訓而皇侃則兼存耕犁之說知舊人固有此解也

禱爾于上下神祇

說文言部讄禱也累功德以求福論語云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从言纍省聲讄或不省今作誄按說文解誄字云謚也

而集解引孔注爲禱篇名則古論語作誄無疑然廣雅釋詁云誄累也釋名釋典藝云誄累也累列其事而稱之也周禮太祝六曰誄司農注大史遣之日讀誄康成註俱有累義則讄誄亦義之轉相生者故皇侃義疏云誄之言累也謂如今行狀也又康成註周禮小宗伯引此讄與說文同而注太祝仍引作誄與今本同則二字通用已久矣

葸

荀子議兵篇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己也漢書刑法志作鰓蘇林注云鰓音愼而無禮則葸之葸鰓鰓懼貌也今時文家讀如思音而以爲瑣瑣之狀可謂無知妄作矣

苗而不秀

論語孔安國注苗而不秀章云言萬物有生而不育成者喻人亦然邢昺疏曰此章亦以顏淵早卒孔子痛惜之爲之作譬也按楊子法言問神有云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九齡而與我元文李軌注云童烏子雲之子也仲尼悼顏淵苗而不秀子雲傷童烏育而不苗顏淵弱冠與仲尼論易童烏九齡與楊子論元又後漢章帝八王傳贊振振子孫或秀或苗注云苗謂早夭秀謂長成也金石錄載武氏石闕銘被病云歿苗秀不遂世說王戎子萬子有大成之風苗而不秀按萬子名綏年十九卒又劉勰文心雕龍哀弔弟十三贊曰苗而不秀自古斯慟庾信傷心賦苗而不秀頻有所悲一女成人外孫孩稚奄然元壤何痛如之是唐以前人皆如此說也

闞子我誤爲宰子我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宰予字子我爲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司馬貞索隱曰按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有闞止字子我因爭寵遂爲陳恆所殺恐字與宰我相涉因誤云然此說極是足以定史遷之謬妄矣偶閱宋張淏雲谷雜記言之甚詳因備錄之如左曰東坡志林曰李斯上書諫二世其略曰田常爲簡公臣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于庭是宰予不從田常爲常所殺也弟子傳乃云宰我與田常作亂（志林原注李斯事荀卿去孔子不遠宜知其實弟子傳妄言也）使吾先師之門乃有叛臣焉而天下通祀者容叛臣於其間豈非千載不鋼之惑也近令兒子適考閱舊書

究其所因則宰我不叛其驗甚明太史公因陋承疑使宰我有冤千載而吾先師蒙其垢自玆一洗亦古今之快也蘇子由古史曰田恆之亂本與闞止爭寵闞止亦子我也田恆旣殺闞止弑簡公則倂誅族宰我者事勢必不然矣子由又曰李斯言田恆陰取齊國殺宰予于庭因弑簡公又劉向別錄田成子與宰我爭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子令于卒中曰不見旌節毋起鴟夷子皮聞之告田成子成子因爲旌節以起宰我之卒遂殘宰我信如此說則宰我乃田恆之仇爲齊攻田恆者非與恆作亂矣要之由闞止亦曰子我故戰國諸子誤以爲宰予皆不足信也攷諸家所言索隱則以其字同闞止遂至於誤東坡則援李斯之言以宰予不從田常故爲

常所殺子由固以爲闞止而未免以李斯劉向之言爲惑然劉向所謂鴟夷子皮者范蠡也田常之亂在周敬王三十九年是時范蠡方在越與句踐謀伐吳後八年吳滅蠡始浮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爲鴟夷子皮國語及左傳可攷其妄已不待言索隱古史謂爲闞止然無確然之證予按左傳哀十四年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及卽位使爲政成子憚之驟顧諸朝諸御鞅言於公曰陳闞不可並也其擇焉弗聽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如公子我屬徒攻闈與大門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殺諸郭關庚辰陳恒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說苑正諫篇齊簡公有臣曰諸御鞅諫簡公曰田常與宰予此二人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願君去

漢文帝諱恒故史記以恒爲常

一人簡公曰非細人之所敢議也君無幾何田常果攻宰予于庭弑簡公于朝簡公喟然而太息曰余不用鞅之言以至此患也說苑所言與左氏正同獨以闞止爲宰予者則後人誤以闞氏之子我爲宰氏之子我最分明夫一名字之混遂至賢逆之莫辨曾參殺人眞可畏哉　又宰予不爲田常所殺前人辨之已詳史記固妄卽李斯劉向之言亦不免傳聞之誤簡閱桓寬鹽鐵論所論宰予事雖不外李斯劉向之所言然亦無與史遷同者知漢儒羣以作亂之說爲不然矣殊路第二十一大夫曰宰我秉事有寵於齊田常作難道不行身死庭中簡公殺於檀臺子路仕衞孔悝作亂不能救君出亡身葅於衞文學曰衞君近佞遠賢子路居蒲孔悝爲政簡

公不聽宰我而泄其謀是以二君身被放殺而禍及忠臣訟賢弟二十二大夫曰季由以强梁死宰我以柔弱殺文學曰子路宰我生不逢伯樂之舉而遇狂屠故君子傷之若由不得其死然天其祝予矣孔父累華督之難不可謂不義仇牧涉宋萬之禍不可謂不賢也此可爲蘇氏添一證據

其言也訒

說文言部訒頓也从言刃聲論語曰其言也訒今文同按孔註訒難也鄭注訒不忍言也朱注訒忍也難也不忍與忍義之轉相訓者也頓又忍與難相生之義也玉篇訓鈍按鈍與頓通禮記檀弓注魯頓也釋文頓本作鈍又見史記索隱漢書集注知玉篇訓鈍本說文也

子之迂也

幼讀論語至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嘗疑子路賢者何爲先生長者之前出言無狀乃爾後讀陸德明釋文出此句云之迂鄭本作于狂也尤駭異古無訓于爲狂者卽迂亦與狂義不合後得盧學士文弨校本改狂作枉阮相國元論語釋文挍勘記曰此疑往字彳旁與扌旁形相近也詩之子于歸傳箋皆訓爲往此與佛肸章子之往也義同迂無往訓故改字爲于齋按于迂古字通禮檀弓于則于疏云于音近迂雜曰于仕伊于胡底之子于狩周王于邁于邑于謝于疆于理文王世子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鄭讀爲迂讀爲子之往也奚其正亦請業請益之常詞何至有野哉之斥蓋迂爲遠於

事情于亦訓遠公羊莊元年傳築于外非禮也注云于遠詞也是也今人迂途或亦云枉道蓋迂回枉曲義本相近總之遠字之義遠於事情謂其非救時之急務耳并非今人迂腐迂謬之義無庸疑也

顏淵死

按王肅僞家語云顏淵少孔子三十歲二十九歲而髮白三十一（坊本作三十二誤也）歲早死蓋據史記而妄增之閻百詩毛西河江慎修諸儒據顏淵從夫子事跡攷之謂顏淵卒當孔子七十一歲非六十一歲古二三三字易混二十九歲而髮白當是三十九歲而髮白三十一歲早死當是三十一歲早死此語可謂破千古之惑不獨二三三字體易混且漢石經三十

字作卅四十字作卌唐以前經典多用之安知非廿卅卌之譌邪經師傳說往往多訛高誘注淮南精神訓顏淵夭死云顏淵十八而卒則不知何據或別有脫字也

羿善射奡盪舟

論語羿善射奡盪舟左傳作澆離騷天問亦作澆說文羿作𢏚奡亦作奡按汗簡載羿之古文爲幵云出古尚書幵卽𢏚之變體據說文汗簡知古論語羿作𢏚也又王逸注離騷澆身被服強圉兮曰澆寒浞之子也強圉多力也論語曰羿善射奡盪舟與今論語同其注天問惟澆在戶何求于嫂曰澆古多力者也論語曰澆盪舟與今論語異則王逸所見本各異也奡與傲音義皆同澆則音轉而字異鼎故謂古經文多

異字者古文朴略就所見聞箸之篇無畫一之例有形近之叚借有聲近之叚借有義同之通用各以其類求之則可以識古人義矣

荷蕢

說文艸部蕢艸器也从艸貴聲臾古文蕢象形論語曰有荷臾而過孔氏之門按此所引乃古文論語也

鄙哉硜硜乎

惠棟九經古義云鄙哉硜硜乎按說文硻古文磬故何晏注云此硜硜者謂此磬聲也史記載樂記云石聲硜硜即磬字今禮記作磬鄭謂此說㒵是後以硜爲堅确之意又義之叚借展轉而相生者段玉裁謂此是古今字得之矣故硜硜然

小人哉章即以堅確爲義若執古義則不可通矣

遠人謂顓臾

閻若璩四書釋地遠人謂顓臾一段言徐文長極駁集注謂顓臾曰在邦域中社稷臣曰近於費曰邦內則非遠人也明甚當以淮夷徐戎當之閻不謂然而引哀公元年伐邾云云謂遠人似即謂邾薾按集註之說隱括此章書旨而以意逆之徐文長閻百詩之說並非也下文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則此遠人正與蕭牆之內反對爲義不必泥遠字以詞害意也蓋此時顓臾雖爲不侵不叛之臣而見三家之作三軍分公室一國三公都城百雉因亦畫疆自守隱有負嵎之勢故冉有以固而近費爲言而夫子亦以不能

來遠人責二子若邾方爲敵國世仇夫子得位行政或可以來之豈遽責二子以所甚難乎且魯與邾相距六七十里顓臾與費相距亦七十里閻書前段云然一地之相去同而必謂非顓臾亦可見說之甚難而不可通矣

涅而不緇

按論語涅而不緇史記論衡新語道基篇文選座右銘注俱引作淄按說文無淄字當以緇爲正也隸釋載州輔碑作摩而不緇涅而不緇隸之變體也史記屈原列傳作泥而不滓費鳳碑作涅而不滓與論語異或係引用他書然索隱曰泥音涅又釋名釋采帛云緇滓也泥之黑者曰滓此色然也是泥涅緇滓本雙聲同訓之字作泥涅與滓或即古魯之異文

鄉原

論語鄉原何晏集解引周生曰所至之鄉輒原其人情而為己意以待之一曰鄉向也古字同謂人不能剛毅而見人輒原其趣向容媚而合之朱注曰鄉者鄙俗之意原與愿同荀子原愨注讀作愿是也蓋其同流合汙以媚於世故在鄉人之中獨以愿稱按此以朱註為長孟子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趙岐注云言人皆以為原善所至亦謂之善人此義與朱子同也又康成倘而不愿注云愿善也趙岐亦云原善是趙亦讀如愿也但未改字故義不顯耳

楚狂接輿

閻若璩四書釋地一書其徵實處多集註所未及然往往雜

以時文家言故蕪陋亦復不少如楚狂接輿章載王復禮之說曰論語止云楚狂其名氏原不傳然前云楚狂接輿後云孔子下不特兩相照應抑且記事書法之妙正見接輿而歌所以欲下其不復用車者以有輿字在前也鼒按莊子人閒世云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云云莊子去聖人之世不遠其以接輿爲名當必不妄鄭康成注孔子下云下下堂出門據莊子遊其門云云也今舍莊子鄭注不之信而據時文家之言以墨守集註亦所謂苟爲同者矣　又按楚詞涉江篇接輿髡首兮桑扈臝行王逸注云接輿楚狂接輿也髡剔也首頭也自刑身體避世佯狂也莊子人閒世篇既云楚狂接輿遊其門應帝王篇又云肩吾見接輿云云

淮南子尸子亦云楚狂接輿耕於方城戰國策范雎對秦王曰箕子接輿漆身以爲厲披髮以爲狂韓詩外傳亦載接輿躬耕以食其妻之市未返事御諸書屢引接輿可知其人雖隱士而世多知之又漆身披髮髡首行歌皆其佯狂之迹爲世所指目者故謂之爲狂接輿也楊子法言十一曰箕子之漆其身也狂接輿之被其髮也欲去而恐罹害者也箕子之洪範接輿之歌鳳也哉是楊子固以爲人名矣孔安國注曰接輿楚人鄭注孔子下云下堂出門本諸莊子信而有徵固無疑也

朱張夷逸

論語逸民章包咸注云此七人皆逸民之賢者是以夷逸朱

張爲人姓名朱註从之陸德明釋文出朱張云鄭作侏張音陟留反蓋鄭不以朱張爲人姓名故讀朱如周朱周一聲之轉書譸張爲幻本或作侜張亦作侏張此言逸民之行皆不合於正故曰侏張也鼒按禮說云楊雄國三老箴曰負乘覆餗姦寇侜張侜張猶張大也說文無侏字侜即侏字也據此當是言逸民好爲苟難窮大失居之意又顏師古注夷逸云謂竄於蠻夷而遁亦不以爲人姓名也　又困學紀聞云逸民各論其行而不及朱張或曰其行與孔子同故不復論也釋文引王弼注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邢昺疏引弼注同今按荀子云通則一天下窮則獨立貴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能汚仲尼子弓是也又云無置錐之地而

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以爲臣是聖人之不得勢者也仲尼子弓是也又非相篇云帝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仲尼長子弓短然上非十二子篇儒效篇引仲尼子弓凡三見不云子弓卽朱張輔嗣何所據而云然邪何焯曰孔子云我則異於是謂與逸民異也安得朱張乃同乎藾按非相篇注云子弓蓋仲弓也言子者著其爲師也荀子學於子弓之門人故尊其師之所自出是不以爲朱張也楊倞荀子注亦不以子弓爲朱張知弼注妄言也

以杖荷蓧

說文艸部莜艸田器从艸條省聲論語曰以杖荷莜今作蓧

今文同按皇侃義疏蓧作篠釋文云本又作條又作莜玉篇亦引作莜是說文古文只莜字疑今作蓧三字是後人羼入上云从艸條省聲可證也按史記孔子世家引包氏注云蓧艸器名也字當从艸無疑今何晏集解引包注作竹器竹乃艸字之譌皇侃竟改从竹作篠並云籮篚之屬誤益甚矣

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

論語曰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漢石經作君臣之禮如之何其廢之也皇侃義疏作如之何其可廢也後漢書申屠蟠傳注亦作其可廢也知今文與古本異也

播鼗武

論語播鼗武皇侃作鞀陸德明釋文云亦作鞀按說文鞀或

从兆作鞉或从鼓从兆作鼗此作鞀乃鼗之變體也爾按古鐘鼎彝器文字偏旁上下左右隨時變易多不拘一體此其證也

季隨季騧

姓氏辨證引世本云季瓜氏周八士季騧之後騧或作瓜晉有祈邑大夫季瓜忽又按世族略引季瓜忽作季騧息騧之爲瓜忽之爲息聲轉而字異也又世族略引世本云季隨氏周八士季隨之後宋有季隨逢廣韻引世本亦略同

區以別矣

困學紀聞云論語譬諸草木區以別矣五峯胡氏宏曰草木生於粟粒之萌及其長大根莖華實雖凌雲蔽日據山蟠地

從初具乎一萌之內而未嘗自外增益之也區字即樂記區萌字音句朱文公亦云林少穎（按少穎名之奇）說與黃祖舜如此燾謂此說甚是古虞部侯部韻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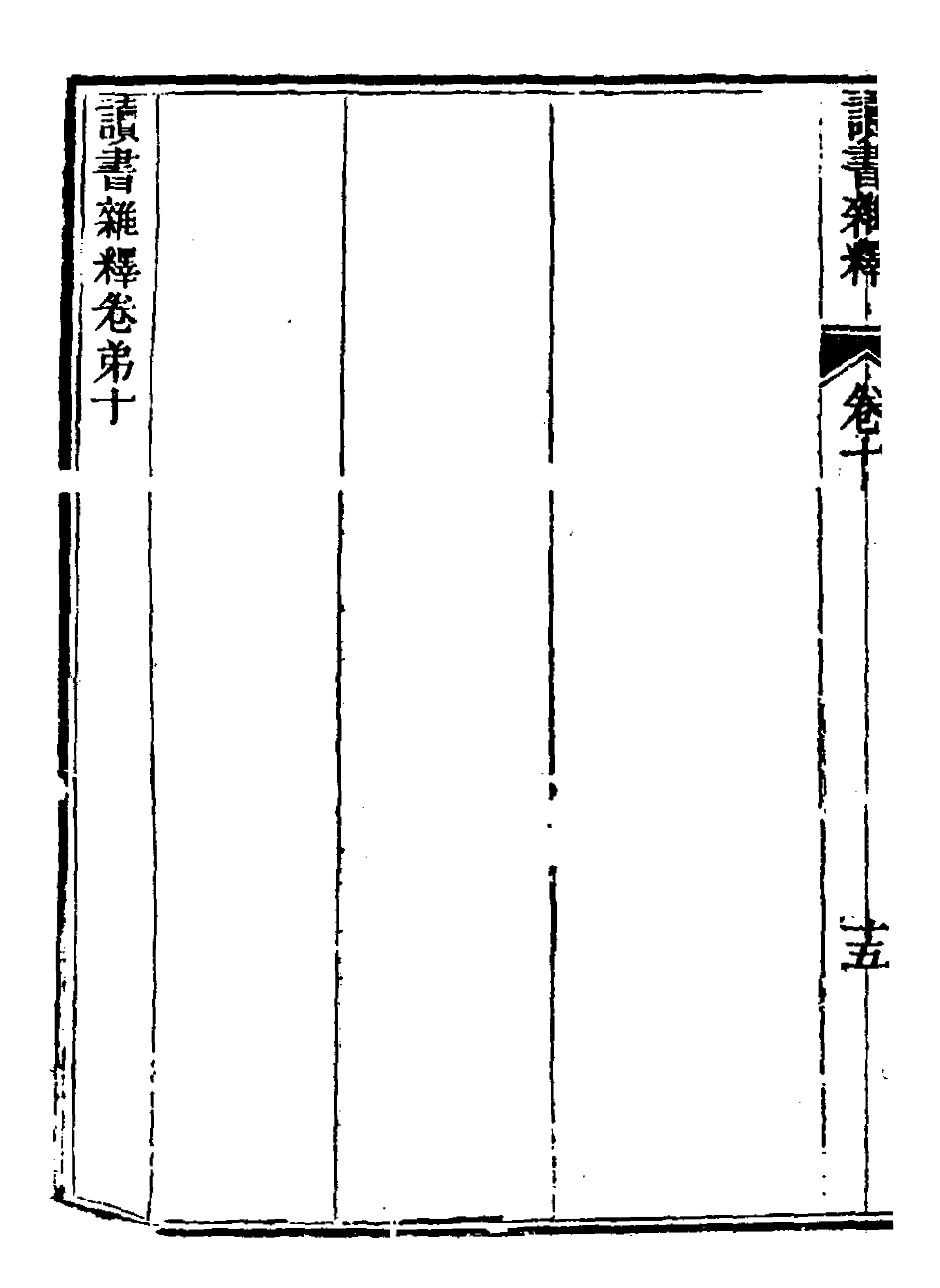
君子之道焉可誣也

論語君子之道焉可誣也集註曰强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惠氏九經古義曰漢書薛宣傳作君子之道焉可憮也蘇林曰憮同也兼也晉灼曰憮音誣師古曰論語載子夏之言謂行業不同所守各異惟聖人爲能體備之據此是古本有作憮者或古魯之異傳也又馬融注曰君子之道焉可使誣言我門人但能洒埽而已玩季長注意亦未有訓爲誣罔之義當是以誣爲憮音近叚借之字若曰君子之道焉可使同而

兼之言我門人但能洒掃而已邪曷不審於古音訓之學始以誣罔義疏注其實誣罔與此書義不切也漢書集注所引諸家之說實較集註為長

為高昭子家臣

按史記孔子世家載適齊為高昭子家臣以通於景公此與於齊主癰疽於衛主侍人瘠環等語皆是戰國時人誣妄之語史遷以所傳聞載之而不知辨者也論語序說亦載之此又不當信而信者


讀書雜釋卷第十

讀書雜釋卷第十一目錄

六合徐鼒學

孟子

讀書雜釋卷弟十一

六合徐鼒學

孟子

始作俑者

孟子引孔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趙注云俑偶人也先儒無異說獨羅苹路史注引韓愈曰俑當作踊言刑繁則踊貴踊象人足而用之鼒按孟子此文與檀弓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俑者不仁文義相同叉文子微明篇云魯以偶人葬而孔子嘆見其所始卽知其所終淮南繆稱訓作魯人以偶人葬而孔子嘆見所始則知所終高誘注云偶人相人也嘆其相人而用之正先儒承說有根據之

言其言象人者通典八十六引禮記傳曰俑偶人也有面目機發似於生人廣雅引埤蒼云俑木人送葬設關而能跳俑故名之正以踊跳爲義安得以左傳屨賤踊貴改此文乎昌黎通儒亦爲此迂鄙之言則甚矣治經者之不可不博覽也

使虞敦匠事嚴

孟子使虞敦匠事句翟灝四書攷異引章句云敦匠厚作棺也事嚴喪事急此以匠字句事字連下嚴字句亦非按敦訓厚與下文木已美義正相承嚴訓喪事急亦與禮經說合無可疑也集註訓敦爲董治而以事字絕句殊非翟灝曰韻書敦字凡十二義未嘗有以董治訓者

兄藏蓋

孟子兄戴蓋祿萬鍾句云兄名戴食采於蓋其入萬鍾也疏
素疑匡章以齊人言齊事仲子之兄名章豈不知之而僞孟
子之贅言哉宋張淏雲谷雜記云戴蓋即乘軒之意此說固
自張淏創言之然讀兄戴蓋爲句前人實已有之路史國名
記曰陳仲子兄戴盍又孟子音義曰戴蓋丁張竝音盍其證
也

泄泄猶沓沓也

板詩云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毛傳鄭箋
均本爾雅釋訓說文口部云呭多言也詩曰無然呭呭言部
云詍多言也詩曰無然詍詍兩引詩俱以多言爲訓曰部云
沓語多沓沓也徐鉉曰語多沓沓若水之流从水會意夫多

言之與制法則義似異而實同蓋人主紛更舊典羣小必爭先獻媚各進其說是沓有雜沓競進之義故孟子曰事君無禮進退無義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孟子之說與詩經爾雅相合參觀諸儒訓詁似怠緩悅從四字殊未盡經文之義

由與猶同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節集註由與猶同此本丁諡音義謝少宰墉謂當讀如字義更切直

西子

孟子西子蒙不潔趙岐注云西子古之好女西施也集註亦云西子美婦人不言越女此非註之簡略正是古人不苟處

按管子小稱篇云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也盛怨氣於面不能以為可好管仲在滅吳前二百餘年而其書已云西施傳元謂管子書過半是後人好事者所加其云西施或亦後人附益然莊子厲與西施釋文引司馬彪注云夏姬夫越女名西施夏姬亦名西施故焦循孟子正義以為似古有此美人後世借以相美如善射者皆稱羿之類是也趙注朱注不言越女非其不苟也乎或又言孟子言西子不必定是西施則又疑所不當疑可發一噱者賈誼新書勸學篇云夫以西施之美而蒙不潔則過之者莫不睨而掩鼻今以二三子材而蒙愚惑之智予恐過之有掩鼻之客也又淮南脩務訓云今夫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若使之銜腐鼠蒙蝟皮衣豹裘帶

死蛇則布衣韋帶之人過者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許慎注引作西施之蒙不潔高誘注引孟子文兩書皆前漢人作如西施之外別有美人名西子者不容不知而所說與孟文同復何疑乎王子年拾遺記諸書所載夷光等名亦必有據

故源源而來

說文言部謜徐語也从言原聲孟子曰故謜謜而來今作源按趙岐注云故源源而來如流水之與源通說文無源字廣韻集韻謜並音諺言說和悅也廣雅釋詁云謜度也度當讀如王請度之之度亦有徐語義蓋循循善誘不迫促之故相和悅也此義較趙岐注為長蓋上文既云常常見之再云源源句嫌犯複下文云以政接于有庳以政接正是言語和悅

以來之之義也

不能五十里曰附庸

孟子班爵祿章不能五十里曰附庸周禮王制各經注不詳其制惟春秋繁露爵國篇云附庸凡四等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與氏者方十五里蓋古禮經之言又王符潛夫論亦云天子元士視附庸方三十里此可採補周禮王制孟子諸經之注孔檢討廣森經學卮言疏通證明其說尤備卮言引書大傳曰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昔齊人滅紀紀季以

鄫爲齊附庸鄫者杞之采也然則附庸多亡國之後先世有功德者故追錄之使世食其采以臣屬於大國三十里者其先公侯也二十里者其先伯也十五里者其先子男也鼒按左氏傳所載任宿須句顓臾諸國皆古皇之裔與論語所言興滅繼絕之言相合則其說甚確而可據葢伏董生於漢之初年去古最近故所言往往有東漢人不及處

先簿正祭器

孫奭孟子音義孔子先簿正祭器句云簿本多作薄誤鼒謂奭宋人不識古人正字反以俗字爲是其說非也說文無簿字古葢以薄字爲之後人不識古訓之通叚因另爲簿字幸古本猶有一二存者又爲淺人所改可惜也爾雅釋訓凡以

薄爲魚笱說釋文云薄今作簿是可知爾雅薄字有改作簿者矣廣雅釋器笛謂之薄與說文方言毛傳鄭氏禮注高氏淮南呂覽注竝同而各本俱作簿惟王念孫疏證據影宋本作薄他蓋無存矣蓋簿薄本一聲之轉或異讀必不異字漢書周勃傳集注引如淳張湯傳注引蘇林翟方進傳集注竝云薄（今本多譌作簿）音主簿之簿蓋簿字漢以後始有之注家不敢改其字因引以改其音耳又夏承碑主薄督郵韓勑碑陰主薄魯薛陶武榮碑郡曹史主薄簿俱作薄

高叟

按授經圖子夏授詩于高行子詩絲衣序曰高子曰祭靈星之尸也王伯厚謂詩序及孟子所謂高子即高行子也韓詩

外傳稱高子與孟子論衛女之詩此人似長於孟子故小弁小人之詩章稱爲高叟即弟子亦呼爲高子而不名

呼於垤澤之門

孟子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趙岐注云以城門不自肎夜開故君自發聲呼之閻百詩四書釋地極信是說而詆近人講義所云呼於門是呵護傳呼來於垤澤之門之說爲非謂人之聲音關乎貴賤呵護傳呼乃賤者之聲可習之而能君魯君聲爲居高養優所移豈他人能似仍屬倉卒自呼故爲監門者所疑又引王納諫之說曰聲即氣之宣於體中者故見移氣體其說似有理然實非也古者他國之君入境郊勞致積禮有明文春秋時此禮亦未廢左氏所載甚多豈有魯

君之宋宋人不之知至其君自發聲呼門之理且無論君行師從自儐介以至徒役人甚衆即使魯君輕脫豈得無一二僕右在旁而至自發聲以呼門之理且門未啓而能辨其人之聲音者所習聞者也守門微者耳其君之聲音固所不能習聞豈魯君至此而發聲自呼彼宋君亦嘗至此而發聲自呼爲守者所習聞耶亦可見其說之甚難而實非矣惟呵護傳呼之聲守者習聞之今魯君至宋門亦傳呼而入守者因爲是似吾君之言孟子引之以明居相似耳蓋古人書中所引之言與事往往與所言不甚相切戴記左傳及漢以前書往往如此由其文體尙疏也

萬子卽萬章

孟子弟七篇萬子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趙岐注曰萬子卽萬章也孟子錄之以其不解於聖人之意故謂之萬子子男子之通稱也美之者欲以責之也說甚牽强然可知漢時所見本固如此也朱注本作萬章非古本矣

邾鄒

鄭語云曹姓鄒莒韋昭曰陸終第五子曰安爲曹姓封於鄒世本曰曹姓者邾是也又索隱引世本云其五曰安是爲曹姓宋忠注云安名也曹姓者諸曹所出也左莊五年疏引世本云周武王封其苗裔挾爲附庸居邾一國也或名邾或名鄒或名邾婁聲之轉也古侯部尤部虞部韻通急聲爲邾緩聲爲邾婁鄒則邾婁二合之音也曰邾復遷婁爲邾婁者妄

語耳趙岐孟子題詞曰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矣大誤史伯對鄭桓公已曰曹姓鄒莒豈至孟子時改也葢字從聲起聲相近而字多變體古人就耳目見聞箸之篇無晝一之例也曰句吳曰於越亦從其聲耳

孟子脫文

周禮大行人諸侯之王事註引孟子曰諸侯有王又淮南覽冥訓昔者黃帝治天下而力牧太山稽輔之註云力牧太山稽黃帝師孟子曰王者師臣也吕覽當染篇亦引此句史記索隱引皇甫謐曰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得志行乎中國今無禹生石紐句詩七月疏云孟子稱冬至之後女子相從夜績今孟子無此語陸德明思文詩貽我來牟釋文云牟

字書作𪎊或作𪍿孟子曰𪍿大麥也亦書所無豈孟子亦有脫文歟

孟康誤爲孟子

廣韻十二齊圭字下引孟子曰六十四黍爲一圭十圭爲一合孟子疑是孟康之譌漢書律歷志上不失圭撮注引孟康曰六十四黍爲圭玉篇土部圭字下並同阮氏經籍纂詁八齊圭字下以廣韻爲引孟康注十五合合字下又以爲引孟子嵩是所據廣韻本不一

讀書雜釋卷弟十一

讀書雜釋卷第十二目錄

六合徐鼒學

毋桐好逸　人輕心揚

格五

後漢書

蔡邕傳云三互法　崔駰傳注云非熊非羆

晉書

干于郗郄

水經注

萬城

讀書雜釋卷第十二

六合徐鼒學

夏小正

取荼

夏小正取荼傳云荼也者以爲君薦將（將亦作蔣）也震澤任兆麟註曰爾雅檟苦荼葉可煮羹飲今呼早取者爲荼晚取者爲茗一名荈此兆麟誤解也月令苦菜秀太平御覽九百九十七引蔡邕章句云苦菜荼也吳澄七十二候集解引蔡邕章句云苦蕒菜據廣雅蕒蘆也蘆說文作藘卽今苦苣之苣也此當引釋草荼苦菜之文並景純詩曰誰謂荼苦苦菜可食之註而誤引釋木檟苦荼之文謬矣又誤荼爲茗前人已有

陶宏景註本草徐鍇說文繫傳是也陸德明經典釋文曰荼今在釋草篇本草爲荼上品陶宏景乃疑是茗失之矣釋木篇有檟苦荼乃是茗耳按釋文所說最分明

秀幽

夏小正四月云秀幽盧文弨曰即秀葽是也幽葽一聲之轉

呂覽

甘雨至

呂覽季春之月云行之是令而甘雨至三旬戴記無此句按高誘注行之是令行是之令也十日曰旬焉按詩桑柔其下侯旬傳云旬其陰均也易說卦坤爲均亦作旬聲義並同周官均人豐年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公旬

用一日焉鄭注云旬均也盖一月三十日三之則十日者三故曰旬也又季夏之月云行之是令是月甘雨三至三旬二日高誘注二日者陰晦朔日也月十日一雨又二十日一雨一月中得二日耳故曰三旬二日

尙書中候

監明之子封於劉

尙書中候云堯之長子監明早死不得立監明之子封於劉朱又不肖而弗獲嗣按此卽堯之後所謂劉累者也

老子

谷神

老子谷神不死河上公章句云谷養也人能養神則不死也

王弼注云谷神谷中央無谷也無形無影無逆無違處卑不動守靜不衰谷以之成而不見其形此至物也陸德明釋文云谷中央無者也與王注同鼒謂據河上注訓谷爲養則當作穀詩毛傳鄭箋廣雅釋詁俱云穀養也葢穀與谷通音同之叚借也書堯典宅西曰昧谷周禮縫人注作度西曰柳穀卽伏生書大傳所云秋祀柳穀也而史記又作柳谷莊子臧與穀二人牧羊崔譔本作臧與谷二人牧羊其證也又按釋文云谷河上公作浴云浴者養也與今本異洪适隸釋載老子銘云或有浴神不死則是古本自作浴也葢谷爲穀之叚借浴又谷之叚借也

不穀

老子法本章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轂河上公章句云不轂喻不能如車轂爲衆轂所湊道化章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章句云孤寡不轂不祥之名顧謂不祥說是不能如車轂之說乃是望文生義非古訓也轂與穀通詩正月蔌蔌方有穀後漢書蔡邕傳作速速方轂列子天瑞篇鶻之爲布轂釋文云本又作穀呂覽觀表篇衞右宰穀臣文選劉孝標廣絕交論注作轂臣盍音近叚借之字也按穀之言善也鄭注曲禮用之言已之不善謙詞也又穀之言祿也高誘注淮南人閒訓用之猶言不祿也亦謙詞也又王弼本亦作不穀

輜重

老子是以終日行不離輜重河上公章句云輜靜也聖人終日行道不離其靜與重也按訓輜為靜古無此訓文選東京賦終日不離其輜重獨微行其焉如薛綜注云輜重車也李善注云老子曰終日行不離輜重張揖曰輜重有衣車也據選注如此較輜靜也之訓爲長矣蓋輜重與榮觀燕處萬乘之主等語本是一例

楚詞

荷裯

楚詞九辯被荷裯之晏晏今注云裯帷帳也若襜褕矣按詩小星抱衾與裯箋云裯帳也疏引鄭志曰今人名帳爲裯方言襜褕江淮南楚謂之⿰衤乇褣（⿰衤童褣即童容之異體）詩氓漸車帷裳箋云

帷裳童容也然則帷帳之若襜褕以其有類於直裾之衣也說亦非無可據但下文然潢洋而不可帶注云言以荷蕖爲衣雖香好然浩浩蕩蕩而不可帶又易敗也以喻懷王自以爲有賢明之德猶以荷葉爲衣必壞敗也則是注意本不作帷帳也後撿舊刻楚詞注本作裯祇裯也若襜褕矣乃知俗刻之謬廣雅釋器云襜褣祇裯襜褕也與此注正合若如說文祇裯短衣之訓則注文若襜褕矣當作若襜襦矣方言弟四汗襦（按郭注云廣雅作褕則襜襦似亦可作襜褕）江淮南楚之閒謂之褶自關而西或謂之祇裯自關而東謂之甲襦陳魏宋楚之閒謂之襜襦或謂之襌襦亦其證也朱子集註闕之似非註書之體

女歧

楚詞章句十七卷惟離騷經向有淮南王安作章句又班固賈逵亦作章句王叔師裒集其長故所引古籍詳博宏麗其下十六卷則間有漫無所據而望文生義者如天問一女歧耳非有二人也而於女歧無合夫焉取九子則注云女歧神女無夫而生九子也蓋因上下天地日月伯强惠氣俱言神靈之事因以女歧爲神女也後文女歧縫裳而館同爰止則注云女歧澆嫂也館舍也爰於也言女歧與澆淫佚爲之縫裳於是共舍而宿止也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注云逢遇也殆危也言少康夜襲得女歧頭以爲澆因斷之故言易首爲遇危殆也蓋因上文惟澆在戶何求於嫂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因以女歧爲澆嫂顛易厥首爲斷女歧頭也尋繹

汪文蓋不免鑿空杜撰之談竊謂天問一篇奇麗俶詭秦火以後古籍難稽叔師生當漢世已不能盡詳其事則蓋闕之義所當守矣朱子集註於此等多未詳固有深識

巷

楚詞巷字亦作衖今京師謂巷爲衚衕乃二合之音楊慎曰蕭鸞弑其君於西弄注弄巷也南方曰弄北方曰衙衕按弄衖之轉音也衚衕又弄衖之轉音也

史記

鯀

夏本紀云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頊顓頊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黃帝禹者黃帝之元孫而帝顓頊之孫也皇甫

謚帝王世紀云鯀帝顓頊之子也玉篇引世本云顓頊生鯀鯀生高密是爲禹也按此尤誤五帝本紀言舜爲顓頊六代孫鯀既與舜同仕堯不應世代懸殊若此漢書律歷志云顓頊五代而生鯀班氏之言近實矣至海內經言黃帝子駱明生鯀是以鯀爲黃帝之孫羅泌路史又言高陽子駱明生鯀是又以鯀爲顓頊之孫舛之中又有舛也

伯翳卽伯益

伯益伯翳一人二人之說前人言之甚詳金仁山所說較是按史記秦本紀云大費佐舜調馴鳥獸是爲柏翳舜賜姓嬴氏陳杞世家又言伯翳之後至周平王時封爲秦垂益夔龍其後不知所封又以舜禹稷契皋陶伯夷伯翳垂益夔龍共

爲十一人索隱云尋撿史記上下諸文伯翳與伯益是一人不疑而陳杞世家即敘翳與益爲二疑而未決邪抑亦謬誤爾又云據本紀敘翳之功云佐舜馴調鳥獸與舜典命益作虞若予上下草木鳥獸文同則爲一人必矣金仁山謂其出談遷二手故前後謬誤良然今以漢書暨他說證之國語云嬴伯翳之後漢書地理志則云伯益之後又云秦之先曰伯益助禹治水爲舜虞官賜姓嬴氏史記秦本紀云於是孝王曰昔伯翳爲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漢書地理志則云孝王曰昔伯益知禽獸是班固以爲一人也又左傳介葛盧聞牛鳴賈逵注云伯益曉是術蔡邕則云伯翳綜聲於語鳥葛盧辨言於鳴牛是亦以爲一人也孔穎達曰益之爲翳聲轉字

吳金仁山曰秦聲以入爲去故謂益爲翳如契之爲卨臯之爲咎君牙之爲君雅倕之爲垂鮌之爲鯀仲虺之爲仲儡紂之爲受槩之爲冏是也自劉歆上山海經表沿陳杞世家之謬曰益與伯翳主驅鳥獸分爲二人而羅泌路史用以排擊諸家且曰伯益乃帝高陽之第三子隤敳也此本酈道元水經注偃師九山百蟲將軍顯靈碑云將軍姓伊氏諱益字隤敳帝高陽之第二子伯益者也按碑文在後代不足據本紀云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曰女脩女脩織元鳥隕卵女脩吞之生子大業大業取少典之子曰女華女華生大費是爲柏翳賜姓嬴氏索隱曰女脩顓頊之裔女其父不著秦趙以母族而祖顓頊非生人之義左傳郯國少昊之後而嬴姓則秦

趙宜祖少昊氏據此則女脩乃高陽之裔女而適少昊之後大業之父者緣大業之父名不著見故祖母族班固不考乃直以女脩爲男子而系之高陽之後故百蟲將軍碑遂沿其誤羅泌既知祖高陽之謬而不知翳益非二人遂爲之說曰伯翳者少昊之後皐陶之子伯益乃帝高陽之第三子隤敳是舛之中又生舛也金仁山曰益爲高陽之才子隤敳至夏啓世則二百有餘歲豈有禹且老而薦二百歲之益以爲身後之計乎可以證百蟲將軍碑文之謬矣鼒又按以伯益爲皐陶之子者本曹大家列女傳注云皐子皐陶之子伯益也鄭康成詩譜云堯時有伯翳者實皐陶之子孔疏引中候苗興云皐陶之苗爲秦秦出伯益明是皐陶之子也舜賜伯翳

爲嬴姓不賜臯陶秦爲嬴姓始自伯翳故以伯翳爲首張守節史記正義亦本曹大家說謂大業卽臯陶按諸家說或不足據鄭康成非妄言者當必有據金仁山謂以伯翳是臯陶之子則嬴鄾李三姓無辨矣且楚人滅六之時秦盛於西徐延於東趙基於晉臧文仲安得云臯陶不祀乎齋謂仁山說不然也古人因生賜姓胙土命氏黃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各祖其受姓之人或臯陶別有子受姓偃氏其人無功德不傳故六蓼皆祖臯陶伯益有功受姓秦祖之不祀臯陶故臧文仲以臯陶爲不祀也疑不能明備書所見俟質之大雅焉

曾人

史記楚世家云陸終生子六人四曰會人漢書古今人表亦作會人或曰會人名也或曰會人卽儈字鄶亦作儈猶止戈爲武人言爲信按說文無儈字䭾儈之儈史記貨殖列傳作會益會爲鄶之省會人者猶鄶國之人耳索隱引世本云四曰求言是爲會人宋衷曰求言名也妘姓所出鄶國也韋昭國語注云陸終第四子曰求言爲邳姓封於鄶不以會人爲名是也鄭語號鄶爲大漢書地理志作虢會爲大注云會讀曰鄶字或作檜是會卽鄶之證也又會字亦通檜爾雅序會稡舊說釋文云周禮注會計也本又作檜音同廣雅云檜收也是會通檜之證也

野雞

史記封禪書文公獲若石於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從東南來集於祠城則若雄雞其聲殷云野雞夜雊集解引如淳云野雞雉也呂后名雉故曰野雞漢書郊祀志亦略同師古注云野雞亦雉也避呂后諱故曰野雞王引之廣雅疏證駁之曰易林睽之大壯云鷹飛雉遽兎伏不起狐張狼鳴野雞驚駭則野雞之非雉明甚又急就篇說飛鳥云鳳爵鴻鵠鴈鶩雉其說六畜則云豭豶狡犬野雞雛則野雞爲常畜之雞矣謂之野雞者野鄙所畜之雞謂避呂后諱者不得其解而爲之辭耳鼒謂王說甚是今取漢人書讀之不避雉字者甚多即史漢二書亦多有之不應或避或不避舛駁若是今易緯通卦驗所載七十二候有野雞始雊野雞入大水爲蜃乃後

人取大衍曆文坿益之者非遁卦驗文也觀戴記月令逸周書時訓解呂覽孟冬紀淮南時則訓均不作野雞可證又按通卦驗自作雉字不作野雞其文曰立春雨水降條風至雉雊雞乳冰解楊柳椲又云小雪陰寒熊羆入穴雉入水爲蜃

司馬貞史記補

庖犧女媧

司馬貞補史記三皇本紀云庖犧蛇身人首女媧蛇身人首炎帝人身牛首又秦本紀大費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實鳥俗氏大廉元孫曰孟戲中衍鳥身人言帝大戊聞而卜之使御吉自大戊以下中衍之後遂世有功以佐殷國世儒皆以其怪誕無足信鼒竊謂混沌未開之初天地人物渾然無所分

耳遲之久而陽氣之浮者爲天陰氣之凝者爲地陰陽之氣之所感而化者爲人爲禽獸草木判然不能合而爲一如人胚胎之初五官四肢百體亦渾然一耳遲之久而知覺運動生焉則亦各指所之耳史所載遠夷有綠睛有赤髮有有尾有反踵者亦其天地初闢狉榛之象也禮記曰人者五行之秀氣也上世五行養人之用未廣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其氣之所感者不能無雜故形狀亦或與人殊特渾淪未鑿所得者厚故生而神靈其聰明才力既非後世之所能同則其形體血氣亦豈必後世之所同乎虞初新志所載毛女任氏云服黃精遍體生毛能飛騰已而飲食如常則毛脫如故亦飲食能變人形體之一證也

天皇十二頭

司馬貞補史記三皇本紀有云天皇十二頭地皇十一頭人皇九頭自注云言十二頭者非謂一人之身有十二頭葢古質比之鳥獸頭數故也鼒按今世俗相謔語猶有呼作頭者亦古語之遺也

漢書

鸞路龍鱗

汲古閣漢書本已屬近代佳本而其閒譌舛甚多如禮樂志郊祀歌十九章惟泰元章末云建始元年丞相匡衡奏罷鸞路龍鱗更定詩曰涓選休成今刻本移下冠天地並況之上矣天地章末云丞相匡衡奏罷黻繡周張更定詩曰肅若舊

典今刻本移下冠曰出入之上矣讀書不求善本而徒事辨駁亦所謂無事而自擾者

桂華美芳

漢書禮樂志安世房中歌云桂華馮馮翼翼承天之則又云美芳磑磑卽卽師象山則文義不協劉奉世曰桂華美芳二詩章名本側注在前篇之末傳寫之誤遂以冠後是也然按上文首敍桂華晉灼注曰桂華似殿名次下言桂華馮馮翼翼承天之則言樹此香草以絜齊其芳氣乃達於宮殿也是晉灼所見本已譌舛若是矣　按劉奉世桂華美芳二詩篇名是也又云美芳當作美若蓋以歌詞內有美若休德之語也其說則非臣瓚駁晉灼注曰茂陵中書歌都孋桂英美芳

鼓行如此復不得爲殿名是茂陵中書歌所引卽此桂華美
芳篇也改華爲英以韻行耳

志古文識字

張畊古韻發明云周禮保章氏注云志古文識易大畜君子
以多識前言往行釋文劉作志虞氏亦然春秋傳以志吾過
又且曰志之又歲聘以志業皆古文識論語多見而識之白
虎通引作志賢者識其大者漢蔡邕石經漢書劉向傳並作
志知今文作識者易乃王弼所改論語乃何晏所改也故賈
公彥云古之文字少志意之志與記識之志同後代自有記
識之字不復以志爲識也鼒按古人識記之字均作志周禮
誦訓掌道方志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孟子滕

文公章且志曰左傳志而晦周志有之前志有之禮記檀弓公西赤爲志焉公明儀爲志焉國語弟子志之二三子志之必誦志而納之莊子逍遙遊曰齊諧志怪者也列子湯問篇夷堅聞而志之作識者僅數見無作誌者葢志識者古今字誌俗字也班固作漢書志後史因之皆作志近日府州縣志及各志書均作志此古字之猶用於今者惟撰墓志多作誌此沿晉魏以後碑版俗字通人宜戒之

文毋害

漢書蕭何傳以文毋害爲沛主吏掾蘇林曰無害若言無比也一曰害勝也無能勝害之者晉灼曰蘇說是也鼒按害與葢通音近相叚借之字掩葢爲葢字正意其叚借爲傷害之

害者如孟子謨葢都君咸我績當作謨害解書鰥寡無葢當作無害解是也傷害爲害字正義其叚借爲掩葢之葢者此之文無害酷吏傳之極知禹無害張湯傳之以湯爲無害皆言人無能掩葢之此之謂轉注叚借

毋桐好逸

漢書廣陵王胥傳云毋桐好逸注云桐輕脫之貌也鼒按桐當爲侗之叚借字孔安國論語注云侗未成器之人也皇侃疏云謂籠侗未成器之人也書僞孔傳侗稚之訓義亦同此

人輕心揚

傳云人輕心揚揚州保疆當揚字絕句爾雅釋地李巡注云江南其氣慘勁厥性輕揚故曰揚州保疆猶之負固云爾故下

云三代要服不及以正也

格五

漢書吾邱壽王傳年少以善格五召待詔注引孟康曰格音各行伍相各故言各劉德曰格五棊行簺法曰塞白乘五至五格不得行故曰格五不得其說按鮑宏簺經曰簺有四采塞四乘五至五卽格不得行故謂之格五注云白乘五當是四乘五之譌

後漢書

蔡邕傳云三互法

後漢書蔡邕傳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至是復有三互法禁忌轉密選

用艱難是回避令甲起於東漢之季

崔駰傳注云非熊非羆

宋葉大慶考古質疑云後漢書崔駰傳注云西伯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熊非羆後人引用非熊蓋本於此然六韜及史記本是虎字唐人多作非熊杜詩田獵舊非熊又夔府秋日書懷云熊羆載呂望鴻雁美周宣白氏六帖于熊部獵部卜部皆作非熊非羆蓋虎字乃唐諱所以章懷注東漢書雖引史記之文特改非熊之字杜甫李翰白居易皆唐人也故相傳皆作非熊又云李善注文選其於賓戲則引史記曰所獲非龍非虎非熊非羆於非有先生論則引六韜曰非熊非羆非虎非狼其實非史記六韜之文特彷彿記憶而爲

之注爾不足爲據也甯謂葉氏說誠然然熊羆連文亦世之常言經典不可枚舉今之史記六韜或非唐人所據之本未可定唐以前不作熊字也則作非熊亦可至今日時文家並誤作飛熊是可笑也

晉書

干于郗郄

宋張淏雲谷雜記云干于皆姓也干古寒切千姓編云望出滎陽潁川宋有干犨晉干寶著搜神記于本姓邘周武王邘叔之後子孫去邑爲于漢有于定國魏將軍于禁望出東海河南是干與于爲二姓甚明今晉書干寶傳書干作于文選晉武帝革命論則云于令升諸書引搜神記則云于寶搜神

記周禮注按注當作疏則云于寶云字畫之差相承之久遂至無辨良可嘆也元李治敬齋古今黈云晉郗超之郗則讀如絺音郄詵之郄則讀如綌音今人不復別白皆從綺逆反大謬也此二條讀晉書者不可不知又宋楊萬里嘗對客言于寶作搜神記一吏持氏族志進曰作搜神記者乃干寶非于寶也萬里喜曰子吾一字師

水經注

萬城

水經汝水注其注萬城云萬城或作方字按作方字當是作万字之譌也漢建平郫縣碑賈二万五千此漢人俗字當時有用之者

讀書雜釋卷第十二

讀書雜釋卷弟十三目錄

六合徐鼒學

說文

讀書雜釋卷第十三

六合徐鼒學

說文

艾乂嬖忞

按說文艸部云艾冰臺也丿部云乂芟艸也从丿从乀相交刈或从刀乂正字刈或體字艾叚借字也古多通用又乂治之乂說文作嬖懲艾之艾說文作忞今則以乂爲治嬖之嬖而以艾爲忞懲之忞是以古人叚借字爲正字而不識本字也

說字兼說釋談說兩義

說文無悅字此唐以後俗字也言部說字解云說釋也一曰

談說一字兼兩義葢言字古文[illegible]與[illegible]字形近故說或譌作悅也懌字經典通用釋亦通作繹釆部釋解也爾雅釋詁懌樂也眾經音義引舊註云懌意解之樂也以解爲義與釋同而釋詁又曰懌釋服也則是懌釋本爲兩字按諸書義各不同靜女詩箋之說懌當爲說釋爲書說而陳釋之也張衡天象賦女史掌彤管之訓謂之曰訓則不徒記事宜爲書說而陳釋之與箋同意至說文說字說釋之訓即今悅懌字懌字之通用釋者顧命王不懌釋文云馬融本作不釋是也或以說文說釋之訓亦與鄭箋同本三家詩爲義則許氏何必又云一曰談說乎既有談說之訓則知說釋之訓爲今悅懌字矣釋爲本字繹爲叚借通用之字懌爲漢以前鄉壁虛造之

字爾雅釋詁之分懌釋爲兩字者當是後人肆意增益諸經典懌字乃相承傳寫便俗而不求本原者也凡諸難明之義賴有許氏書耳

足部多部無路字

說文言部誃離別也从言多聲讀若論語路予之足周景王作洛陽誃臺今論語有路予足句按爾雅釋言誃離也是許氏本爾雅爲訓也凡曰讀若者擬其音也足部多部無路字此或壁中古文方言云路跌蹷也注跌蹷偃地也江東言路廣雅蹢躅路跌也文選文賦嘯賦注俱以路跌爲踟蹰字則皆與論語義不合也按論衡四諱引論語作開予足開予手開與啓通則今文作啓是也又按漢書諸侯王表周有逃責

之臺服虔注赧王負責逃此臺因名之劉德注洛陽南宮謻臺是也謻與誃通集韻云凡門堂臺榭別出者曰謻是亦以離別爲義戰國策出謻門也注謻別也晉書載記劉曜傳謻門旦空注謂別門也其證也

笑字从夭不从犬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有固執難通之義如竹部笑字徐鍇則缺此篆徐鉉則據孫愐唐韻以補之云唐韻引說文云喜也从竹从犬而不述其義李陽冰刊定說文从竹从夭義云竹得風其體夭屈如人之笑段氏力議其妄引顏元孫干祿字書張參五經文字以爲竹下从犬之據𥡴詆楊承慶字統異說所云从竹从夭竹爲樂器君子樂然後笑之不可信𠆸按

此說不始於楊承慶也一切經音義二引字林云笑喜也从竹从夭夭聲竹爲樂器君子樂然後笑也是楊承慶之所本也呂忱晉人去漢不遠必有師說且以竹會意以夭諧聲與六書之指無所乖謬彼玉篇唐韻之从竹下犬安知非唐刊本之誤至顏元孫之干祿字書張參之五經文字亦有不能盡合於古者矣漢書薛宣傳谷永傳敘傳上作关集注云关古笑字史丹傳外戚傳作咲集注亦云咲古笑字关咲雖俗文無足據然其體皆不从犬又陸德明經典釋文竝多作笑不獨唐元度九經字樣之有笑笑二體也竊謂漢人訓詁之書既百不存一說文古本又不可見讀書者於此葢闕如耳

佛字以隱蔽爲義

說文人部佛見不審也繫傳作見不諟也葢古從弗之字多以隱蔽爲義車之茀爲車蔽衣之紼爲蔽膝山之岪爲山脅道人自隱蔽則必曲以自全故拂弗俱爲矯戾隱蔽則不見故芾亦有小義芾字从巿說文云巿韠也上古衣蔽前而已巿以象之經典通用芾紱韍紼茀字同一段借紱韍以同聲芾紼茀則聲義皆兼以皆有隱蔽義也

厲旱石也漢書注誤作皁

說文解厲字云厲旱石也段玉裁曰旱石剛於柔石者禹貢厲砥砮丹大雅取厲取鍛鄭箋謂解旱爲剛良是古微書引春秋考異郵曰旱之言悍也文選鵩鳥賦注云捍與旱同是悍之從旱亦以剛爲義與上厎柔石也文正相承漢書枚乘傳

磨礱底厲注作厲阜石也乃形近之譌說文無阜字

厲讀爲賴

論語未信則以爲厲己也集解引王肅注厲病也釋文引鄭注曰厲讀爲賴此非改字異義所以正音也按說文厲字从厂蠆省聲蠆或不省从蠆得聲則不當讀如力制切其爲賴音無疑矣故說文無癩字今疫癘字即癩字也史記刺客列傳范雎蔡澤列傳漆身爲厲索隱曰厲癩病也又曰厲賴聲相近莊子齊物論厲與西施釋文引司馬注云厲病癩戰國策韓非子癘人憐王癘亦癩也左昭四年遂城賴公穀作遂城厲漢書地理志注亦云厲讀曰賴蓋此字本同音其力制切者非厲之本音也其以厲爲癩字者厲即癘之省文叚借也衛風淇厲與無

帶協小雅垂帶而厲與蠆字邁字協大雅降此大厲與瘵字
屆字協其讀如賴可知矣厲病也賴亦病意皆癩癘之省文
也故曰鄭之注論語非改字異義所以正音也

厲讀爲列烈裂連剌

厲之讀賴有明徵矣而去入通音則又有讀爲列烈裂剌等
音矣聲轉字異有讀爲連者矣今疏證其義如左俾學者知
古人音訓相生之義而無惑於經文字畫之異焉按厲烈音
訓相生周禮山虞爲之厲禁司農注云厲遮列守之司隸掌
王宫與野舍之厲禁注云厲遮列也墓大夫帥其屬而巡墓
厲注云厲塋遮列處又如猛厲剛厲俱轉訓烈禮記祭法
厲山氏之有天下也注云厲山氏炎帝也起於厲山或云有

烈山氏左昭二十九年傳作烈山氏周禮宗伯注有厲山氏之子曰柱釋文云厲本作列厲烈相通故癘與痢亦相通公羊傳曰大瘠者何痢也是諸書札厲字皆痢之叚借也又鄀人士垂帶而厲箋云厲字當作裂左傳鞶厲內則鄭注作鞶裂是又以厲為裂之叚借也又方音不同轉入平聲故厲山烈山史記正義引世紀作連山氏又橫紐作入聲故秦本紀厲龔公又作剌龔公也

霤廇溜

說文解霤字云屋水流也从雨留聲廇字云廇中庭也从广留聲溜字云溜水出鬱林郡从水畱聲左傳三進及溜釋文云溜屋霤也爾雅釋水沃泉縣出縣出下出也郭注云從上

霤下釋文云霤本又作溜詩疏引李巡注水泉從上霤下出經傳注霤作溜者止此漢書枚乘傳泰山之霤王莽傳繞霤之固文選左思魏都賦上累棟而重霤齊龍首而涌霤吳都賦玉堂對霤繞霤未足言其固謝惠連雪賦緣霤承隅及陸機潘岳詩霤字亦數見自唐宋以後始皆作溜無作霤者齋按簷霤之霤以霤爲本字溜爲音近叚借之字廇爲或體之字劉向九歎云刺讒賊於中廇兮王逸章句云廇堂中央也又爾雅釋宮宗廇謂之梁是廇爲霤之或體也禮記檀弓池視重霤注云如屋之有承霤也承霤以木爲之用行水亦宮之飾也今宮中有承霤云以銅爲之疏云重霤者屋承霤也以木爲之承於屋霤入此木中又從木中而霤於地故謂此木爲重霤也天子則四注四面爲重霤諸侯去後餘

三大夫唯餘前後二士則唯一在前今俗所謂閣漏是也釋名釋宫室云霤流也水從屋上流下也中央曰中霤古者寢穴後室之霤當今之棟下直室之中古者霤下之處也公羊哀六年傳注中央曰中霤疏引庾蔚之禮記月令說曰中霤複穴皆開其上取明故雨霤之是以因名中室爲中霤也今俗謂之開天窗燒片瓦空其中俗謂之屋漏是其遺意也又按景純爾雅注沃泉從上霤下文選束晳補亡詩濛濛甘霤注云凡水下流曰霤故山中石溜亦皆名霤也今人於中霤外字無作霤者是以古人叚借之字爲正字而不識本字也

鐂卽劉字

說文無劉字徐鉉曰疑鐂卽劉字也从金从丣刀字屈曲傳

寫誤作田鋌說是也漢書王莽傳曰深惟漢氏三七之阸赤德氣盡思索廣求所以輔劉延期之術靡所不用以故作金刀之利幾以濟之又曰夫劉之爲字卯金刀也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博謀卿士僉曰天人同應昭然著明其去剛卯莫以爲佩除刀錢勿以爲利服虔注云金刀莽所鑄之錢顏師古曰莽以劉字上有卯下有金旁又有刀故禁剛卯及金刀也是劉字作刀無疑叔重漢臣其書亦不應無國姓此自傳寫之譌耳近世好古之士緣說文無劉字遂篆作鐂此不可也又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載晉銅尺銘十九字中有鐂歆銅尺字當亦近人依託僞造之器也

劉或从卯

說文卯爲春門丣爲秋門及管子春三卯秋三丣之說則卯丣二字意義迥異劉字畱字昴字茆字桺字說文俱从丣得聲不應从卯矣然劉公𨨏劉字从卯留君簠留字从非阮雲臺相國鐘鼎彝器款識云此俱从卯叔𤢿敦畱旁亦从卯蓋卯有茂音畱字从之得聲古不从丣石鼓桺字从丣可證也燾按此說良是亦見金石文字之有功於經學也白虎通五行篇云卯者茂也史記律書云卯之爲言茂也亦卯有茂音之證也尚書帝命驗云卯金出軫注云卯金劉字之別王莽傳云夫劉之爲字卯金刀也又云卯劉姓所以爲字也詩維參與昴毛傳云昴畱也釋文云昴亦名畱今韻書入巧部按毛詩十月之交篇卯與醜爲韻小星篇昴與裯猶爲韻泮水

篇茆與酒老醻爲韻知古人丣戼同部音義本展轉相生其字亦多叚借通用劉焋或體从丣也偶閱惠定宇九經古義因以見聞所及廣其義所未備者如右焉

已巳無兩字

已午之巳說文作㔾解云巳也四月陽氣已出陰氣已藏萬物見成文章故巳爲蛇象形又云㠯用也从反巳賈侍中說巳意巳實也按意巳實卽薏苡實象形別無終已之字漢書以字皆作㠯顏師古曰㠯古以字是也樊安碑㠯致中興北海相景君銘按㠯符命孔宙碑躬忠恕亂及人㠯加几司農劉夫人碑導男敀口變几爲久徐鉉說文新修字義云以說文不从人李斯刻石文如此後人因之然皆〻〻㠯未變篆體也自孔龢

碑臣愚以爲始變㠯作以又事已卽去復變㠯爲已然曰事已卽去則是事終已而去之意固卽巳午之巳非變㠯用之㠯爲已也堯廟碑已章聖德又報已嘉瑞又敎我已德厲我已仁楊著碑皆所已紀盛德傳無窮者也始變以作已益以已㠯音近因叚借用之非與巳午之巳有兩字亦非以㠯訓用之字可作已此偶叚借用之非正字也且堯廟碑立於永康元年楊著碑立於建甯元年是永壽延熹之閒尚未有叚已爲㠯者其他經籍以作已者皆東漢以後傳寫之本訛舛已多難可憑信今就班固漢書許愼說文及永康以前漢碑文攷之猶可知巳午之巳卽終已之已與㠯以字義不相通叚借用之則可耳曰何以明巳午之巳卽終已之已也曰史

記律書曰已者言陽氣之已盡也漢書律歷志已音以盛於已太元元數辰巳午注云已取其已盛淮南子天文已則生已定也風俗通祀典說禊字云已者祉也邪疾已去祈分祉也釋名釋天云已已也陽氣畢布已也如出有所為畢已復還而入也是漢魏通儒皆以已午之已取終已為義不獨說文陽氣已出陰氣已藏為可據也又終始相生已又可轉為發端之詞白虎通五行云陰中陽故太陽見於已已者物必起今之以已為發端詞者本起意也今欲以已午之已與終已之已分為二字則未申二字能與未然之未重申之申別為二字乎惑亦甚矣自唐人失音訓之學廣韻始分為二字曰已止也甚也又曰巳辰名邨俗師儒不得其意義始以有鉤

挑者爲終已字無鉤挑者爲辰巳字是眞許叔重所謂鄉壁虛造者矣或又曰子以辰巳之巳卽終已之巳則辰巳之字讀如祀音今終已字亦將讀如祀音乎抑辰巳字亦讀如以音乎曰古人方音不同故有一字而數音者非其音異而點畫訓詁亦異也古㠯已祀音本相近詩維天之命正義引譙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已仲子曰於穆不似文心雕龍練字又云子思弟子於穆不祀此可知子思當時已讀爲詳里切如今祀音故仲子遂以爲不似毛氏亦以已似祀本音同叚借之字故從其說而不用其字今讀於穆不已爲以音者有其義失其聲也推此則易損卦已事遄往虞仲翔讀爲祀事遄往云祀祭祀亦以已祀爲叚借之證也曰何以知巳午之巳

古亦讀如祀音乎曰毛詩有之矣似續妣祖傳云似嗣也箋云似讀如巳午之巳毛氏以似嗣音訓相生訓似爲嗣箋以爲音同叚借故訓爲巳鄭改其義非改其音故知巳午之巳亦讀如祀音也

說文引經不一家

張氏㫰古韻發明謂說文人部引詩屢舞僛僛女部引詩屢舞㛤㛤說文援据毛詩今詩作僛與說文合是毛詩本字不如何家因方音轉聲叚借㛤字說文於僛字下旣引毛詩必不復於㛤字下引他家自亂其例爲後人所加無疑按此未明乎許氏書之例者也說文如此類甚多口部引詩犬夷呬矣馬部作昆夷駾矣口部無𠹗呭呭言部作無然詍詍口部

噂沓背憎人部作傳沓背憎走部不敢不趚足部作不敢不踖辵部挑兮達兮叉部作叏兮達兮言部詵詵兮 部作辥辥兮見釋文足部管磬蹡蹡金部作磬筦鏘鏘如此類者不可枚舉他經亦然如以往咨以往遴之類蓋漢時經文師儒傳授不一周禮有故書儀禮有古文書有古文論語孝經有古文詩有四家各守其師說鄭康成許叔重在諸儒中尤為精深博大盡通羣經之說而折衷之康成箋詩多與毛傳異義蓋毛詩較三家為近古故許鄭以之為宗而其說有未安者則兼採三家以明之臧玉琳經義雜記陳見桃稽古編惠定宇詩經古義段懋堂詩經小學陳恭甫左海經辨諸書言之甚詳康成箋毛詩而用三家之說不為自亂其例今叔重自

序其書曰博采通人至於小大信而有證凡楊雄司馬相如董仲舒衛宏劉向諸人之說靡不搜采當日三家詩並立學官反不得為信而有證乎故𪥠謂許氏所引詩與今文異者皆本之三家自序云詩毛氏者從義之多者言之也葢古人著書例寬而義精今人著書例嚴而義淺不得據今人繩古人書也

鈞古韻字

說文新附云韻和也从音員聲裴光遠曰與均同未知其審𪥠按此古字亦作鈞鈞均古通用經籍無韻字漢碑亦無韻字葢起於魏晉之閒字書以為始於陸機文賦采千載之遺韻或託言於短韻亦非也嵇康琴賦已云改韻易調奇弄乃

發然其時偶見文人集中自韻書行此字遂爲專用之字而古字不可識矣國語周語單穆公曰先王之制鍾也大不出鈞韋昭註曰鈞所以鈞音之法以木長七尺有弦繫之以爲鈞法又伶州鳩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注亦曰均者均鐘木長七尺有弦繫之以均鍾者度鍾大小淸濁也漢大予樂官有之又注度律均鐘云均平也度律度律呂之長短以平其鍾和其聲又注細鈞有鍾無鎛大鈞有鎛無鍾云鈞調也按此隨文解之其實同爲鈞音之木平亦調也賈誼惜誓二子擁瑟而調均兮王逸注云均亦調也文選張衡思元賦考治亂於律均兮注云均所均聲也又引樂汁圖徵曰聖人往承天助以立五均均者亦律調五聲之均也並引宋均注曰均

長八尺以調六律五聲後漢書張衡傳注亦同各書注中亦未明指爲古韻字至成公綏嘯賦音均不恆曲無定制注始曰均古韻字也鶡冠子曰五聲不同均然其可喜一也李引晉灼子虛賦注曰文章假借可以協韻均與韻同而後裴光遠之言始信而可徵矣蓋均本均音之木長七尺長八尺其制不可知然其爲調和五音之用無可疑也魏晉以後始亡其器然其義猶存故借爲調和聲音之訓廣雅曰韻和也是其義也旁推交通而源流可睹矣

妥卽綏字或體

廣韻妥字他果切安也集韻吐火切此唐以後音非古音也說文無妥字糸部綏字从糸从妥徐鍇曰當从爪从安省爾

謂此說文漏義妥即綏之或體也爾雅釋詁妥綏同訓安詩
楚茨傳儀禮注皆云妥安坐也臣瓚漢書注妥安也夏小正
綏多士女綏安也逸周書謚法解綏安也同訓則必同音从
爪从女皆無他果切之理葢从爪即升車正立執綏之義从
女以女諧聲也檀弓其中退然如不勝衣鄭注云退或為妥
釋文作追云音退本亦作退追與綏音近退與綏訓柔義近
追綏音近故追為妥之叚借是妥與追音近也爾雅釋詁釋
文引字林云妥他罪反是妥與退亦音近也曲禮國君綏視
注綏讀曰妥儀禮士相見禮妥而後傳言注古文妥為綏漢
書燕刺王旦傳集注妥古綏字是妥為綏字或體之明證也
今人執唐韻他果切並讀綏如隓音者展轉而相誤矣

丕卽丕字

說文解丕字云丕从不一聲蓋一在不字之中間三國志闕澤言不及十年丕其沒矣以字意之不十爲丕後人以一字移不字下關澤之言遂不可解矣蓋丕字古音丕左氏秦丕兹釋文作秦不兹是也後漢書耿秉傳與大醫令吉丕注云丕或作平漢書匡衡傳集注云丕字或作本皆以十字在下故與平字本字形近相譌也

讀書雜釋卷第十三

讀書雜釋卷弟十四目錄

六合徐鼒學

雜記

讀書雜釋卷第十四

六合徐鼒學

鐘鼎彝器款識

諸旅鬲敕字說

薛尚功鐘鼎彝器款識載諸旅鬲文曰諸旅作尊鬲其子孚孫孫永寶用敕薛釋云敕得非人君所賜而著其敕命邪然敕自唐朝方用此周器也而謂之敕不可得而攷矣鼒按詩楚茨既匡既敕箋天子使宰夫受之以筐祝則釋嘏辭以敕之云云說文云敕誡也葢敕者自上命下之辭周時已有之見於經籍者如易噬嗑之勑法書多士之勑殷命終于帝周禮飭百工月令飭有司師古漢書注飭與勑同知周時已有此語也至

漢時人官長行之掾屬祖父行之子孫皆曰敕漢書凡數十見陳咸傳言公移敕書孫寶之告督郵何並之遣武吏俱載其文爲敕曰又晉書何曾傳人以小紙爲書者勑記室勿報則晉以前固上下通用之至北齊樂陵王百年習書數敕字見殺則是南北朝時朝廷始專之而臣子不敢用此耑或祭祀用之託於祖考命子孫者或出於尊長之賜亦可云敕不必人君所賜而始著其敕命也釋名釋書契曰敕飭也使自警飭不敢廢慢也然則敕固書契之一事邪又詩毛傳敕固也書孔傳敕正也廣雅釋言敕謹也其或戒子孫以正固警飭之義尤於古人銘器之道爲得也

後漢人譌敕爲勑

鼒又按敕之从束从攴葢取約束而加以攴誡之至也後漢人始譌爲勑今易書詩經文皆作勑者沿蔡邕石經而未嘗改也說文敕字在攴部勑字在力部曰勞也从力來聲陸德明釋文條例曰來旁作力俗以爲約勑字說文以爲勞倈之字如此之字改便驚俗正不可不知爾顧南原隸辨云誡敕之敕从攴从束擊馬之敕乃从束本是兩字後人譌敕爲敕又譌束爲來展轉相譌遂以勞勑之勑爲敕此說足以破六經正誤之謬矣葢此字前漢人猶作敕漢書諸列傳凡數十敕字可攷後漢書始變爲勑今華山廟碑史晨後碑唐公房碑衡方碑作勑碑皆後漢人所書西漢石刻絕少無可攷耳

徐浩古迹說以華山廟碑爲蔡中郎書知其作𪗋者與石經同誤也

癘字借爲砥厲字

厲字借爲疷癘之癘經典多有之矣而借癘字爲砥厲之厲則漢碑中多有之衡方碑砥仁癘□武班碑□癘吏士鍾繇建安廿四年閏月九日上表有云今征南將軍運田單之奇癘憤怒之衆皆𠬋癘爲厲知古人通叚之例最博也

假爾遐邇省文

漢碑中凡遐邇字多作假爾葢假爲遐形聲相近之字爾爲邇之省文詩假樂禮記作嘉樂左傳傳瑕史記作甫假

醵錢

漢碑中多列醵錢人姓名或稱字今鄉里修建祠宇橋閣多用此例又子孫置買塚地多刻石紀其原起并立條約漢碑已有之隸續載眞道塚地碑中有眞道字直中以錢八千云云是紀原起之例也又有子孫但得布山居留不得爭舍地云云是置條約之例也

文選

楊雄甘泉賦

文選甘泉賦正瀏濫以宏惝兮注孟康曰瀏清也服虔曰惝大貌音敞善曰瀏濫猶言清淨而汎濫也疏按服云惝大貌蓋以惝爲敞之借字李善承孟康瀏清也之注而謂瀏濫猶言清淨而汎濫也望文生義殊爲不詞上云仰撟首以高視

兮目冥眴而亡見下云徙徊徊以徨徨兮又云據軨軒而周流兮皆從眺望生義此句下云指東西之漫漫亦當從眺望生義淮南原道訓劉覽徧照高誘注云劉覽回觀也又云劉讀留連之留此劉濫即劉覽之通叚字亚謂高視而亡見回觀而宏敞者又東西之漫漫也舊說非　又皋搖泰一如淳注皋挈皋也積柴於挈皋頭置牲玉於其上舉而燒之欲近天也張晏曰招搖泰一皆神名顏按選注當云張晏作招搖纔分明蓋如淳漢書本自作皋搖故有挈皋之訓張晏漢書本自作招搖故有神名之訓文選從如淳本錄注家又采張晏注故謬亂耳今漢書作招繇泰壹繇與搖同壹與一同

又登椽欒而狘天門兮馳閶闔而入凌兢注服虔曰椽欒甘

泉南山也淩兢恐懼貌鼒按登椽欒狃天門馳閶闔皆指地言則入淩兢亦當指地言若云入恐懼貌則不詞漢書顏師古注曰入淩兢者亦寒涼戰栗之處也得之矣蓋由椽欒而天門而閶闔而淩兢皆等而益上之詞

司馬相如上林賦

上林賦載雲罕句漢書注引張揖云罕畢也文選注曰車也鼒按此畢非詩序齊襄公好畢弋之畢彼乃爾雅噣謂之畢所以掩兎也此則車名按晉書禮志今當臨軒遣使而五牛旂旗旄頭畢罕並出西京雜記輿駕祠甘泉汾陰畢罕御馬亦曰旗名蔡邕獨斷前驅有九旒雲罕闟戟皮軒梁武帝紀齊帝命帝乘金根車駕六馬置旄頭雲罕又張平子東京賦

鸞旗皮軒通帛繑旆雲罕九斿閣戟轇轕注云雲罕旌旗之別名也潘岳藉田賦五輅鳴鑾九旗揚旆瓊鈒入藥雲罕晻藹注云雲罕幡也晻藹盛貌又梁簡文帝大法頌序雲罕乘空句陳翼駕南郊頌序雲罕徐迴鳴鐃韻響皆車旂之名

司馬相如子虛賦上林賦射干有二

按射干之說有三文選子虛賦其上則有鵷雛孔鸞騰遠射干注引張揖云射干似狐能緣木又一切經音義十四引子虛賦司馬彪郭璞等注亦云射干似狐而小能緣木又一切經音義六引廣志云射干巢於絕巖高木也此皆解為獸名楚詞愍命握荃蕙與射干兮注云射干香草上林賦稾本射干選注郭璞注云射干十一月生香草也引司馬彪亦云射

干香草又高唐賦青莖射干注引郭璞上林賦注云射干今江東呼爲烏箑此皆解爲草名神農本草云射干亦名烏扇一名烏蒲名醫別錄云射干一名烏翣一名烏吹一名草薑廣雅釋草云鳶尾烏箑皆不言其香雍謂射干爲香草王逸郭璞司馬彪之注非漫言也易通卦驗云冬至蘭射干生後漢書陳寵傳云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蘭與芸荔皆香草知射干固其類也　又大戴禮勸學篇西方有木名曰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上西臨百仞之淵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荀子勸學篇語與大戴禮同楊倞注云本草藥名有射干在草部中又生南陽川谷此云西方有木未詳雍按本草圖經云高二三尺而戴記荀子

俱云莖長四寸抑同名而異物歟

司馬相如封禪文丕字

齋嘗言不字一在不字之中閒字本作丕偶讀司馬相如封禪文王者之丕業句文選五臣注作丕今本作卒按此本作丕與平字卒字形近故譌也武進李兆洛駢體文鈔从丕

嵇康養生論豚魚解

養生論豚魚不養句注引神農本草曰豬肉虛人不可久食又曰𤝔肉損人與豬同又曰豚魚無血食之皆不利人也竊按注皆誤此豚魚謂河豚魚也有毒殺人故曰不養

雜記

庾信對燭賦

庾信對燭賦銅荷承淚蠟吳江吳兆宜注引拾遺記周穆王有鳳腦之燈水荷以蓋其上按所引非也彼云荷蓋其上則非承淚蠟之物今人於燭坐下以圓銅片承之卽此物形圓故得名銅荷與下句鐵鋏染浮烟爲類

庾信小園賦

小園賦云鎮宅神以薶石吳兆宜注云荊楚歲時記十二月暮日掘宅四角各埋一大石爲鎮宅鬼按此卽史游急就篇所謂石敢當也急就篇注云衛有石碏鄭有石癸齊有石之紛如其後亦以命族敢當言所當無敵也按淮南萬畢術埋丸石於宅四隅搥桃核七枚則鬼無能殃也雜古叢編云吳民廬舍街衢直衝必設石人或植片石鐫曰石敢當以禳厭

禳之旨今居民於牆隅豎片石刻泰山石敢當五字其由來遠矣

溜字活用

今人以溜爲霤自宋人始偶思溜字有活用者甚妙摭遺載江南李氏宮中詩紅錦地衣隨步縐佳人舞徹金釵溜范石湖詩不管低昂釵燕溜皆謂釵墮也又溜字皆謂自上垂下有作橫轉用者蕭至忠詩云帀地金聲初度曲周堂玉溜好傳杯言杯之周一轉也又按霤字力救切無讀作平音者今鄙俗師儒讀如留音誤也然攷淮南子牢籠天地注云牢讀如屋霤之霤楚人謂牢爲霤是古亦有此音矣

塑字不見經傳

今世捏土肖鬼神象曰塐亦作塑此字不見經傳漢魏六朝碑版亦不見始見於廣韻云像也元稹詩有匡牀坐如塑之句宋以後詩人多用之又程子語錄謝顯道云明道端坐如泥塑人此唐人俗字也

當家

酉陽雜俎魏貞謂周晧曰汴州周簡老義士也復與郎君當家今可依之晧因拜之爲叔今北人皆呼同姓爲當家是古語猶存又范石湖詩邨莊兒女各當家

說文無巔字

說文無巔字所云山顚猶之山頂山腰山額山足也徑作巔字有何意味山領亦然

杜詩船字作衣領解

錢牧齋箋杜詩天子呼來不上船云舊注以船爲衣領不上船是披襟見帝大謬又引字書引續演繁露云蜀人呼衣繫帶爲穿俗因改穿作船以證杜詩舊注之誤按此皆不識衣領訓船之故而相與駭而怪之舟之爲言周旋也詩曰何以舟之故衣般之般冠屨之屨行縢之縢字皆从舟鞶韋鞶厲字皆从般取舟旋盤旋爲義衣領循人頸周旋之故訓爲船舊注非無所本且此詩汝陽三斗始朝天脫帽露頂王公前皆形容醉中狂態不必實有是事披襟云云何謬之有牧齋謂被酒不能上船須扶掖登舟試思扶掖登舟不必定是醉後亦不得謂爲不上船也至俗語著衣爲穿衣不必定是蜀

人亦與船字無涉皆妄說也

晉時闕差名目

潘安仁上客舍議有云高第賢察數入校出品郎兩岸相檢猶懼或失之高第賢察品郎如今之闕差也

到船過船爲古語

今舟子長工以篙回船謂之到六朝時已然蕭子良台使表云破岡水逆商旅半引逼令到下先過已船

讀書雜釋卷第十四